

药草为邻

□谷俊德

万物有灵。我老家池塘边，生长有苍耳、木瓜、木瓜、莓茶四种药草。她们相互依偎，友善为邻。她们在阳光下，秋风里，共叙团结友爱的人间佳话。

题记

苍耳子

我是打姑子，举狼牙棒，有小毒，莫惹我。苍耳子的自我介绍，让邻居退避三舍。

《本经》记载，苍耳为菊科一生生草本植物苍耳的干燥成熟带总苞的果实。辛、苦，温。有小毒，归肺经。功效为祛风，止痛，散寒。我读卫校时，第一次见到苍耳子。下课后，我悄悄找老师索要，捧在手心，细瞧，她们刺刺相刺，呆头呆脑，模样不佳，却淘气得很！我第一次报复那个缺德的小哥，悄悄弄几颗沾到他的衣领间，害得他上课时不挠痒痒。回到山寨，我还用苍耳子教训了那个唯利是图的药贩子，趁他弯腰清理药物，苍耳子爬满了他的后背。几个顽童笑得手舞足蹈，作歌讥笑：大胖子，数票子，几个刺刺像狗卵子，戳穿药贩的大腰子！

苍耳子丑，果实黑不溜秋，带刺，是个捣蛋鬼。你靠近他，扎你不说，还沾满一身，惹一身刺。他贱，因为他是个情种，不要移栽，风一吹，头上芭散开，落下后生儿育女一大堆。因为贱，他到处长，到处惹事生非。没有人赞美他，尽管他治病救人，好事做了一大堆，到头来还背上一个坏蛋名。我儿子患鼻炎，天天吃苍耳子的汤汁，鼻炎好了。说起苍耳子，儿子不感恩，直说：嘿，那个丑八怪吗？他有时发疯，沾裤头上扯不脱，他还怕功劳？

苍耳子不服气，跳到八仙桌上辩解说：我的身子叫苍耳草，除风止痒，解毒治疮，样样行！我还生出斗米虫！这回，当郎中的老父亲为苍耳子说话：诸子独降，唯苍耳子主升！他是药中猛将，特别是斗米虫，寄住在苍耳茎中，白白胖胖，是治疗痈肿、疗毒、痔疮外用要药。

高举狼牙棒，凶神恶煞，却是一副善良心肠。苍耳子说，我貌丑，但郎中喜欢我，我带刺，却能独活！苍耳子不愧是一位深谙哲理的圣人。

人类自私不懂得感恩，野花不种年年有，烦恼无根日日生。老中医，我的父亲，看清了苍耳子的为人，特别爱用苍耳子入药，拿脉开处方，总习惯把苍耳写成苍耳，是追本溯源？还是拷问人类那颗卑劣的灵魂？

木贼草

我是木贼，强盗出身。喜欢长在阴湿地边，高腿子，细肚子，长身子，弱不禁风。但我的名字在《嘉祐补注神农本草》中。木贼的自我介绍，快言快语，却得罪了人类。

木贼的名字来源于其用途。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这种草有节，面糙涩，木工用它来打磨木材不平整的地方，就像偷吃木头，节处的贼虫一样，给他取名叫木贼。有民谣欺负她：木贼木贼，天天当贼，嫌刮刀砍的贼时！木贼你莫哭，夜夜当贼不富！这些谚语，把木贼当强盗看。忠厚善良的木贼，背了一世黑锅。

他，叫节骨草！木贼草！是一种散风、退翳、止血的中药！终于有一位老者，为木贼正名。

据说，这位老者生活在西汉时期。有一次，这位老郎，在泥沙边采药，一拐杖下去，误将一条黑蜈蚣截成两段。另一条蜈蚣立即含来一截木贼草，放在受伤蜈蚣的断节处，不一会，那条蜈蚣身子完好如初，很快双双钻进了树林。老者惊讶地喊道：木贼，原来你能接骨，你是救命草！木贼的容忍秉性，给人类上了一课。世界上没有无用之草，人类的无知与妄议，给善良与美丽抹黑。

木贼草甘、苦，平。入肝，归大肠经。民间中医用它治疗目赤肿痛，角膜云翳，肠风下血，每收奇效。我的老家麦地坪，有一条溪沟，叫陷坑，坑里泉水叮咚。坑边的空地，长着无忧无虑的木贼草，因为矮小，又是不起眼的草本植物，没有人拿他当药材采挖。有一次母亲割了一捆木贼草，与青草喂牛。牛食后引发中毒，口吐白沫，身子不停颤抖，还发出低吟的吼叫。母亲吓坏了，慌忙找牛郎。牛郎中哈哈笑：木贼草，含有大量硅酸，人和牲口食多了，能中毒，引起共济失调、震颤及肌肉强直。哈哈，这回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人类喜欢称他为木贼！郎中给牛注射维生素药后，解了毒。

毕生常驻绿，春秋莫改颜。昂首挺胸节高，唯有气不减。木贼名字虽粗俗，但腰杆子硬朗。人类应该悔过自新，高看他一眼。

木瓜儿

到津市跑一跑，回家就当木瓜老爷！这句俗



澧兰副刊

青石板街 泥巴巷

□宋梅花

青石板街、泥巴巷，在庸城老南门口，在我心里。我常常很喜欢走出巷子看热闹。巷子有两道弯拐。走过青石板砌的小天井，迈过高高的木门槛，穿过外头第一个堂屋，踏上搁在大天井的一块长条石墩，随着石板被踩得咯蹬一响，脚便迈上对着天井的那扇木门。木门里便是黑咕隆咚的窄走廊。木门下面有一个小门洞儿，木门嵌在上面，糊满了雨水溅的泥巴印子，从来没关过，是出巷子的一条通道。

木门里的走廊往右拐了个弯儿，大概五六米远，得用手摸着板壁走出去。我从未看清楚过走廊的地面是啥样，总之是泥巴地吧。夏天打着赤脚走，凹凸凹凸的小突起，不太平整，但也平整。黑漆漆的，但从未摔过跟头。走廊出来左走，便是通着街口的宽约三米的黄泥巴巷。右拐两步，是一个黑咕隆咚约两三米的浅巷子，那是隔壁院子临街的出口。

隔壁院子的那个长巷，我进去过。弯弯拐拐的，细长。穿过那小黑廊，要踩着一个很高的长石墩，才走下隔壁长巷的第一个四方小泥地堂屋。堂屋的两边，都是板壁屋，每家门口搁着块青石礅，地面黑亮黑亮。巷子往里，靠右边的板壁屋过道走，住着多户人家。巷中间有一个天井，和其它天井不同之处，是小天井中有口深井。井边很干净，堆叠着两三块从河里搬回来的大鹅卵石。每次经过，水井边总有人忙。洗菜洗衣服、冲刷尿桶的。空气中散发着马头肥皂的味儿，和尿骚气味儿。

站在巷口，眼前忽然就亮堂了，耳边瞬间也热闹了。巷内的安静和巷外的喧嚣是两个天地。黑呼呼的走廊带来的黑暗茫然感马上消失。那些边角破损的青石板街檐，像两条青色发光的线，包裹着街道，一直通往南门大码头，踩得青黝发亮。

巷口对面是卫官巷。左边是副食品公司门市。门市的两间铺子仍保持着原有的陈旧和古老。右边是供销店。巷口两边的木板墙，是左右两个门市的木板壁。

供销店卖着许多印花儿小手帕、白色黑色的棉线坨、布鞋、油纸大伞或油纸小伞，还有很多一排排摆在柜台上的各色花洋布，还有柜子上摆放的印花铁皮热水瓶和各种大小的白色印花搪瓷缸和瓷脸盆。供销社有三道门柱，每道门柱相隔三米。下班时，得把那些齐整而陈旧的木板条一块一块地斜插进门槛，再挂上一条铁黄鳝锁上，那些板壁门，便一排排站着，静静地等着天黑，然后在黑夜中守着店铺，守着青石板街。

副食品门市小一些，卖的是酱油、盐、醋、白糖、菜油、煤油桐油等。记得那时店铺内摆着几个快有人高的大铁桶，胖胖的铁桶上有个弯管，弯管上有一铁柄，卖东西的人用手一压铁柄，里面的油就出来了。我经常拿着空酱油瓶冲出巷子对那几个卖货的阿姨说，打两分钱的酱油。后来买酱油的次数多了，我便发现，瓶里的酱油，不止两分钱的量。那时的木柜台儿，比我高，我买酱油时，得踮起脚尖。

从早到晚，这两个店铺门口街檐儿边坐满了卖东西的人。天晴时，弯下身子用嘴巴在青石板上“嘿、嘿”地吹几下，用手指揩，再搁根扁担坐下。腿旁，摆着些背篓、箩筐。背篓和箩筐里

放着些菜、红薯、桃子、李子啥的。有些人往青石板街檐儿下铺片块皱巴巴的尼龙纸，上面摆些自做的萝卜干、霉豆浆，放几把叶子菜啥的，然后一屁股坐在青石板上，一五一十地开始守一天的生意。偶尔也会被铺里的营业员驱赶，因为挡住了门市的口子，挡着了想买货人的路，影响了店里的生意。于是人们就尽量往门市外有柱头的地方挤着摆，给门市上让出几条过道。只有在下雨天他们是不会受到驱赶的，下起雨来，青石板的街檐下全都是水，人们便都不约而同地站着或坐在门市里避雨，那时候，门市里卖货的人是不会说什么的，雨一停，他们又都会自觉地出去。

夏天的雨，快而温热，青石板一会儿就干了。冬天的雨，却让青石板街檐冷清许多。巷口自然也会冷清许多。住在南门口巷子的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站在巷口对着街上傻望，看人，看卖东西的，看走路的，看吵嘴骂街的，还看酒醉老人发飙的。经常是这个进去了不一会儿那个又端着碗慢慢腾腾走出来。

南门街巷子多，一条街的小伙伴们早已习惯了在青石板巷跑跳跳。从我家住的巷子，到对面的卫官巷、左下靠河方向的郭家塔巷子、南门口小学巷子。右下靠河的便河巷，大码头边的河街等很多大小不一的巷子。多为青石板铺就，也有泥巴巷。或者是一半石板一半泥地，长长旧旧。有些石板踩上去是空的，积存的雨水会让脚底溅满泥水。夏天青石板会被晒得发烫，赤脚走在上面一下就会缩回来，乖乖的把凉鞋穿上。在赤脚感觉石板很烫的瞬间，又恨不得把脚搬起来走。有时懒得穿凉鞋，便像跳舞一样在岩板儿上蹦跳，三步两步便冲到家巷口。

从南门口一直走到码头，有一道长长的斜坡下到渡船处。渡船每天咿呀呀在澧水河上唱着歌，从不觉疲倦，是澧水河上的一幅画儿。渡船是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当有一天航运公司开启了“哒哒”响的机帆船时，整个庸城都能听见它那刺耳的机械声。有一年人们纷纷跑到码头看新鲜，看那两根从渡口斜坡下面一直自动延伸缓缓传送到码头上面的机械滑动钢缆。或许，大码头的改变，就是从那“哒哒”的机帆船和机械运输钢缆开始的。它们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渡船和人工拉车。

虽说南门口巷子多青石板多，最宽最多最齐整的岩板儿，数南门大码头。南门大码头石阶宽约七八米，高约几十米。码头两边下到第一层台阶处，有两头被磨得背上发光的石狮子。石狮子不大，雕刻得很精巧，身上的花纹和头边的鬃毛弯曲有致。身段刚好能容一小孩子骑坐，右边石狮子的一只耳朵已掉缺了，但不影响两只小狮子的威严和可爱。那些孩子从石狮子两边的青石板滑坡一个接一个滑下去，再叫嚷地挤着跳着从下面台阶上爬上来，再顺着那早已滑得发亮的青石台阶滑下去，周而复始，乐此不疲。大码头的青石板台阶，成为一种莫名难忘的记忆。下河台阶分为三层，每层都有一个很宽的青石板歇台，沿台阶走下码头，隔水还有七、八米远的距离，想必修建这码头时，定是计量考虑得仔细的。南门大码头，成为远去岁月的画面，成为抹不去的记忆。

青石板街，泥巴巷，是南门口的岁月。萦萦绕绕，成了一扯就疼的绵绵乡愁。发亮的青石板街，踩得黑黝的泥巴巷和巷里人家飘出的缕缕炊烟，在巷内的天井，在青瓦间，慢慢袅绕、飘散

韶山 颂歌

□陈叶峰

韶山，梦想的韶山，我们来了
从春天的阳光明媚气息中走来
一路春风
来看您群山的巍峨，韶峰的磅礴

韶山，美丽的韶山，我们来了
从夏天的绿意盎然诗意中走来
一路欢乐
来看您石榴的红果，映山红的绰约

韶山，英雄的韶山，我们来了
从秋天的五彩斑斓画卷中走来
一路笑语
来看您金色的麦浪，金黄的稻禾

韶山，伟人的韶山，我们来了
从冬天的大雪纷飞仙境中走来
一路铿锵
来看您千里的冰封，万里的雪落

韶山，神奇的韶山，我们来了
从白雪皑皑的天山飞奔而来
从遥无际涯的海洋远航而来
献上雪莲一颗颗
捧上浪花一朵朵
祝您永远地青春，永远地蓬勃！

我们来到毛泽东故居
体味主席儿时的苦难，也体味他童年的快乐
我们来到毛泽东铜像广场
虔诚地向主席深情三鞠躬，也献上幸福的甜蜜微笑一山窝
我们来到毛泽东纪念馆
感受主席坚定的信仰，也感受他胸怀的无比宽阔
我们来到中共韶山特别支部
追忆共产党人革命的光荣历史，也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追求真理的壮志、不畏牺牲的豪情
我们来到韶山干部学院
学习主席坚强的党性、远大的理想，也学习他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敢于斗争的英勇气魄！

精准扶贫，伟大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硕果累累
百年征程，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辉煌壮丽
接续奋斗，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团结拼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奋进的力量更加雄劲有力
不忘初心，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使命更加豪情壮阔！

啊，韶山，我们的灵魂家园
啊，韶山，我们的精神加油站
请为我们喝彩，请为我们点赞，请为我们的胜利高歌！

魅力凤眼山

□谢德才

一座如诗如画的凤眼山，宛如一颗被岁月遗落的明珠，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山在湖南省桑植县龙潭坪镇溪口村。

凤眼山不高，却有着一种别样的秀气，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灵韵。山峦起伏，线条柔和，如一位温婉的女子侧卧于大地之上。山上，不少吊脚楼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它们与山景融为一体。每当晨曦初照或暮霭降临，炊烟袅袅升起，给这座山增添了几分烟火气息，让人感受到一种宁静而温暖的生活韵味。

山里的古茶树数不胜数，挂牌的都有三百余棵，它们如岁月的见证者，静静地诉说着这座山与茶的不解之缘。行走在茶园间，仿佛置身于一片绿色的海洋，微风拂过，茶树的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似在低声细语，又似在吟唱着古老的歌谣。这里的茶树，在幽静的树林中默默地生长，叶片绿得发光。

说起凤眼山的水，那更是一绝。清澈的溪流，从山间潺潺而下，如一条银色的丝带环绕着村庄。全溪口村的人都喝着这凤眼山的水。那水清凉甘甜，用它泡出的茶更是香气扑鼻，空杯留香。正如那句古诗所云：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这水，便是那无声的泉眼，默默地滋养着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

在这座美丽的凤眼里，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相传很久以前，村里有一位茶农叫邓光汉。他家境贫寒，但却有一双勤劳的双手和一颗热爱生活的心。他精心照料着山上的茶树，每年春天都会采摘最新鲜的茶叶，用祖传的手艺制作出美味的白茶。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他，他的两个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纪，可家中却拿出不出学费。邓光汉心急如焚，他望着满山茶林，暗暗发誓一定要让孩子上学读书。

那一年的春天，邓光汉比以往更加用心地采摘和制作茶叶。他日夜操劳，将自己对孩子的期望和对生活的热爱都融入了每一片茶叶中。终于，他制作出的白茶香气扑鼻，口感醇厚，一经上市便备受青睐。靠着卖茶的收入，他成功地送两个孩子考上了大学。从此，邓光汉手工制凤眼山白茶送出两个大学生的故事在十里八乡流传开来，成为人们口中的美谈。

如今，凤眼山的白茶经邓氏家族传承，已经有三百余年的历史。这里的茶园，不断发展壮大，周围五千余亩荒野茶林郁郁葱葱。每到春天，茶农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在茶树间，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一叶叶鲜嫩的茶叶，经过精心炒制，变成了一杯杯香醇的茶汤，走进了千家万户。

凤眼山，以它独特的山、独特的茶、独特的水，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它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们勤劳与智慧的结晶。

让我们走进凤眼山，品味茶的芬芳，感受山水的魅力，聆听那动人的故事，沉醉在美好的人间仙境之中。

